



解放軍文艺叢書

祖国的儿子黃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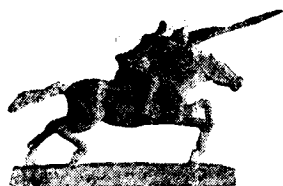
黎 明 著

解放軍文艺叢書

祖 國 的 兒 子 黃 繼 光

黎 明 著

解放軍文艺叢書編輯部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封面画 高虹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二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03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520 字数234,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frac{1}{16}$ 插页2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定价(6) 1.80元

寫在前面

一九五四年十月間，在我參加“志願軍英雄傳”的編輯工作中，接受了采編黃繼光稿件的任務。這個任務對我來講，是非常艱巨和繁重的。因為，黃繼光是全國、全世界聞名的英雄；是深為祖國人民，尤其是祖國的廣大青年，引以自豪和非常敬仰的英雄。要真實地把英雄的品質和行為，告訴人民，這首先要要求作者在思想、理論和文學藝術的修養上，具有較高的水平。而我在這一方面，還是很不夠的。其次，便是我沒有和英雄在一起生活、戰鬥過，事情已過了兩年，英雄周圍的人員變動很大，採訪困難，就使這個任務更加艱巨。但是，英雄的品質、英雄的不朽的功勳，也在時刻鼓舞着我，激勵着我，去完成這個任務。

經過長時間的採訪和醞釀之後，一九五五年五月，我為“志願軍英雄傳”寫了第一篇黃繼光的傳記。過後，在這篇傳記稿子的基礎上，進行了改寫，把許多沒有寫進傳記去的材料，又充實了進去，變成了這本傳記小說。

在這本書里，英雄所經歷過的絕大部份事件和情節，都是真實的。但是，英雄周圍的許多人已經犧牲，並且事隔二年之久，採訪也困難，因此要把英雄的一生完整的寫出來，使人們通過英雄的一生得到更深刻的教育，就不得不在真實的基礎上加以集中和創造。在

英雄周圍的人物中，有的仍保留了原名，有的几个人集中成一个人，有的加以改名換姓。

我不是搞文學創作的，在寫作過程中，受了自己水平的限制，遇到過不少的困難。由於組織上和同志們不斷地支持幫助，“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的同志們，又在我修改的過程中，給予了許多寶貴的指示和幫助，才使這個傳記小說在現在能夠呈獻給讀者。

我深深地知道，由於自己能力所限，加上寫這樣較長的傳記小說，又是我第一次嘗試和鍛煉，書中的謬誤、缺陷和粗略的地方一定很多。我衷心地希望讀者同志和前輩的作家們，多多指教和批評。

最後，衷心地感謝黃媽媽和英雄的許多伙伴們，英雄的首長和戰友們，四川省博物館的同志們和郭振文同志在我採訪過程中給予的大力幫助。感謝督促、指導和鼓勵我寫這本書的人。沒有他們，這本書是寫不成的。

作 者 1956年5月4日於北京

統一書号：10019·520

定 价： 1.00 元

第一章

西北風像小刀子一样，往人們的骨髓里鑽。淡紅色的太陽，有气無力地照射在屋頂上。屋頂上的白霜，魚鱗一样閃爍着耀眼的白光。

在四川省中江縣發財壩岔溝西山坡上的一片竹林后面，一个五十多歲，有些駝背的人，正掄着鋤頭，把那用黃泥封盖着的糞堆刨開。虽然已是交九了的天气，但他仍光着脚。上身也只穿了一件沒有袖子的棉背心，腿上穿的那條褲子，如果不是因为一條褲腿挽在膝蓋上，簡直看不出它原來是黑的。他一口緊接一口地喘着气，汗水沿着那像一張黃表紙的臉，縱橫地流着。在微弱的陽光中，剛呼出的气和头上汗水的蒸气一起繚繞上升。

他慢慢地、用力直了直那好像被千百斤重的東西壓彎了的腰。又順手摸了一把汗水。然後吐了一口唾沫在手心，兩手對搓了一下。他剛掄起鋤頭，一眼便看到他的兒子繼光^①正坐在茅草屋前的土堆上。他那寬大的前額上面，閃動着兩道濃黑的眉毛。瘦瘦的小

① 黃繼光原名黃際廣，參軍後改名黃繼光。本書全用黃繼光一名。

臉，冻得像紫茄子一样，全身也不停地哆嗦着。他深深地長嘆了一口气，然后帶着憐惜而又温和的口气說：

“火元子^①，快到太陽地暖和暖和。穿着灯籠褲，坐在湿地上，要屙稀的！”

“沒啥子，爸爸！”繼光头也沒抬的回答。他非常認真地把大泥堆筑成許多小堤，然后，又用那裂着許多小口的脚后跟，在小堤上踩了許多小坑。在他仔細地校正了坑与坑之間的距离，并認為距离相等之后，便向着糞堆跑去。

“你又要干啥子？”父親煩躁地問他。

“栽紅苕^②！”

“栽啥紅苕？快到太陽地晒晒去，看冻成啥样子啦！”

“栽大紅苕，老大老大的紅苕！”

“快別糟蹋糞啦！”父親厉声地說。

“你不是說过要長大紅苕，就要多使糞嗎？”繼光一面理直气壯地回答父親的話，一面抱起一塊糞塊，东倒西歪地向着泥堆走去。

父親黃德仲，看着繼光把一个个小坑填上糞，再把紅苕根插在糞里，然后用泥把小坑填平，又把泥坑拍得結結实实，心里又喜欢又难过。才这大的孩子，多么伶俐，多么勤快啊！可是在这种世道里，伶俐、勤快又有什么用呢？不說远了，就說他这三代，哪个不是伶俐、勤快的人！他的父親，不論什么活路，看一眼就会；做香做得那样好，每逢年節赶集，一挑去就被搶購一空；晒粉条晒得又匀又細，像銀絲一样。从他記事的时候起，从沒見到父親閑过一天，总是每天天不亮就做活路去了，天不黑不回家。黃德仲弟兄七人，除了七弟讀过几天書，其余的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自从弟兄們分了

① 黃繼光的乳名。

② 四川称蕃薯为紅苕。

家，他便沒有閑過一天，歇過一日。除了整年累月，血一滴、汗一滴同那兒畝兔子不屙屎的山坡坡地打交道之外，還做香、晒粉條。鄉鄰們哪個不說他——黃德仲是能吃苦、能過日子的人！但是，一家大小仍是缺吃少穿。去冬過不去年，托親靠友，向地主李積成借了一担油，講好冬天借一担春天還担半，秋天還三担。雖然欠下了債，可是黃德仲並沒有倒下。他計算着：他去幫工，半年就可以先還清李積成這筆駟打滾的債。因此，他白天去幫工，晚上很晚回到家，拿起木瓢喝一肚子涼水，又扛着鋤頭下地去干自己的。那真是頭頂着星星，身背着月亮干哪！“人是鐵，飯是鋼”，哪能經得起這樣不死不活地干呢？漸漸地，黃德仲瘦得像一把柴，倒下像一灘泥。幫工不到三個月，就得了涼汗病，完全累倒了。掙的幾個工錢，也全喝苦水化光了……

他的孩子們，哪個不像他一樣伶俐、勤快啊！可是哪個也像他一樣是吃黃連長大的苦人兒。大兒際慶幫了一輩子人，累了一身病。現在雖然自己過，還是填不飽肚子。二兒際余，是多麼渾實、伶俐的孩子！可是狗也咬窮人，自從六歲時腳杆被狗咬壞，沒錢醫治，那麼精靈的孩子，竟把一雙耳朵病聾了。三小子黃繼光，從一九三零年農曆臘月二十日出世那天開始，就沒過一天好日子。十冬臘月還穿着那遮不住丑的燈籠褲；大伏天還穿着那身不分棉花不分布的破棉襖。沒有見過襪子的模樣兒，五冬六夏光着雙小腳。六、七歲就頂着半拉子，幫爸爸、媽媽跑跑顛顛、取取借借，趕着兩只羊滿山轉。每次放羊回家，不是撿來一大捆柴，就是撿來一簍箕^①糞。見到大人做事，兩眼直着看。這大的孩子就學會了栽紅苕，怎能說孩子不伶俐、勤快呢！還有那四兒際恕，那更是個苦孩

① 四川撿糞、盛土用的一種竹子編的簍箕。

子……在旧社会里，哪有窮人走的路呢？……

“唉，冻死啦！快來暖和暖和吧！”黃德仲走近繼光，擦去他臉上的泥，把他兩只冰涼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棉背心里。

“爸爸你看，我栽的紅苕，明年一定能長老大老大的。明年一定有大紅苕吃啦！”繼光兩眼放射着喜悅的光，瞅着父親。

汪汪汪，一陣狗咬聲，像給父親帶來了什么災難一樣，他全身戰慄了一下，急忙拉住繼光的手，轉身就要向竹林里跑……

“噯，黃德仲，要到哪里去啊？嘿嘿，今天要麻煩你一下啦！”一個像高粱楷一樣細的人。他歪戴着一個頂子帽，帽檐上還鑲着一道白邊。黑色的長袍，前襟拉起一角，掖在腰帶上。滿臉是灰彭彭的大煙灰。那張大嘴的嘴角上，還叨着一支香煙。他滿臉奸笑的伸開兩手，擋住了父親的去路。繼光認識他，他不止來過他家一次，他叫楊喜娃子。父親剛轉回身，準備從院門出去，迎面又出現了一個上下一樣粗的家伙。他掙着腰，叉開兩腿站着，擋住了父親。他那一雙鷄蛋大的眼珠子，像兩個石串子一樣噉哩咕嚕地轉着、瞪着父親。

“還賬吧！”他把一只熊掌一樣厚的手，伸在父親面前，厲聲說：“今天不還賬，你就別想走動一步！”

“我……”父親面對着這個殺氣騰騰的人，一時吓得說不上話來。繼光也一時摸不清頭腦的看着這兩個奇怪的人。

“你要耍賴！”

“噯，別急！把話先說明白！”楊喜娃子搶前一步，攔住了那個上下一樣粗的家伙，似乎很和氣地說：“你是不該我們的。可是你春天借李老爺——李積成老爺那一担油，你該還記得吧？！李老爺叫我們倆跑跑腿，向你——”他故意把話音拉長，說：“借借吧！我們也是跑腿吃飯的，就請你給我們個便宜，賞我們個臉吧！”說完，他陰

險地咧了咧嘴，从鼻孔里用力刺刺了兩声。

“先生！”父親心里明白，就是全家現在的东西都賣了，也還不清那三担油啊！但他仍強打起精神，陪着笑臉，說：“大冷天勞兩位先生跑腿，快到屋里坐坐，暖和暖和！錢……”

“別來這一套，快給錢！”那上下一樣粗的沒等父親說完，又搶前一步，大手一伸，豎着脖子吼。

“噯噯，自家人，用不着客气！”楊喜娃子急忙假惺惺地对父親說：“我們還有事，還是給我們捎着吧！”

“先生，請勞你二位替我在李老爺面前美言几句，我現在實在一文錢也沒有。庄稼也都收拾完了，也沒有用人的……”父親向楊喜娃子恳求着。

“不給錢，你跟我見李老爺去！”那矮个子眼珠子一瞪，伸手便抓住了父親棉背心前襟。衣領卡住了父親的脖子，使父親呼吸都有些困難了。

繼光感到一件不幸的事情，似乎馬上就要來到。他猛扑向父親，兩手用力抱住父親的腿。一双小眼睛緊盯着那個一臉橫肉，瞪着一双血紅大眼抓着父親的家伙。好像只要他敢有進一步不善意的舉動，他立刻就要來保護父親。

“先生！”父親繼續苦笑着，向楊喜娃子要求：“看在孩子的面上、抬抬胳膊我們就過去了。家里實在一文錢也沒有。”

“沒有閑工夫跟你磨牙！”楊喜娃子眼珠子一翻，馬上翻了臉說，“有錢趕快給錢，沒錢就对你不客气！”

“快給錢，少給一個小錢也不行！”抓着父親的那個，用力拉了父親几下。繼光跟隨着父親，退回來又被拉過去。

“你干啥子欺負爸爸！”繼光用小拳头狠狠地打了那抓着父親的家伙一下。他瞪着一双气愤的小眼睛，鼓着小嘴巴。

“小龜兒子！”繼光冷不防，一個耳光落在他後腦勺上，他一頭栽倒在地。當他剛爬起來時，那兩個人，前拉後捆，拖着父親就走。他急忙趕上去，又被楊喜娃子一脚踢倒。他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辦了，坐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

大哥聽到哭聲趕來了。繼光急得跺着腳哭着，手指着父親被拉走的方向。

“你看着門子。坐在这不要到处跑，我找嫫嫫^①去！”大哥囑咐了他几句，便沖過竹林，向着山坡下面跑去。

繼光坐在門口，不時地望着父親被拉走和大哥跑去的方向。他盼望父親和母親趕快回來，他好問一問這兩個人為什麼這樣凶，他們為什麼把父親拉走？可是左等右等仍不見父親回來，也不見母親回來，連哥哥一去也不回來了。

傍晚，母親終於回來了。當他正想去問問母親時，一眼看到楊喜娃子和那個吓人的傢伙又來了。而且还拿着被子，像要到他家來住似的。

繼光警惕地拉着黃媽媽的衣襟，斜眼看着那個矮傢伙和楊喜娃子，像要把自己的委屈全倒出來一樣，噘着小嘴說：

“嫫嫫，就是他倆把爸爸拉走了。他还打了我一巴掌，他踢了我一脚！”

“唉，少說兩句吧！”黃媽媽長嘆了一口氣，用力拉了他一下，又瞅了他一眼。

這是為什麼呢？繼光奇怪地看着黃媽媽。他忽然發現媽媽的眼圈紅紅的，兩顆大眼淚在眼圈里直轉，差一點就掉了出來。“嫫嫫一定也受他們的氣來。”繼光心里想着，又不斷轉回頭，狠狠瞪着楊喜

① 黃繼光兄弟稱母親為嫫嫫。

娃子和那矮胖子。到了屋里，那两个家伙也跟了进来。他们竟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把床上那床他全家唯一的破被，砰一声丢到地下。然后，铺上了他们自己带来的被子，就长拖拖地躺下了。繼光更加生气起来，他一声不响地抱起棉被，放在灶屋草堆上。

他不时地偷偷看着南间，他俩还在躺着。他看看天，天已经黑了，可是还看不出他俩有走的征候。母亲还做饭给他们吃。而且还是没有红苕的大米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到底是干啥子的？

“嫫嫫，他俩晚上不走了吗？”他实在忍耐不住了，悄悄问黄妈妈。

“不走了！”黄妈妈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似理非理地一面扫着灶间，一面回答。

“那咱睡在哪里？”

“睡在灶屋！”

“睡灶屋？为啥子他睡咱的床呢？”

“不要管！”黄妈妈不耐烦起来。

黄妈妈那火刺刺的样子，使繼光不敢再问下去。可是不问个明白总感到不舒服。他俩到底是干啥子的这样凶啊？他俩到底凭啥子可以睡在人家的床上，而把别人赶到灶屋睡呢？……少停了一会，他又走近黄妈妈，放低声音问：

“他俩是干啥子的，嫫嫫？”

“是‘干人’^①！”黄妈妈仍没好气的回答。

“干人”，啥子叫“干人”呢？过去好像没听说有叫“干人”的啊！“干人”为啥子就可以拉走父亲，可以吃好饭，可以睡人家的床呢？他真想问个彻底，知道个明白。但他看出母亲的气色有点不对，母

① 四川称穷人为“干人”，黄繼光的故乡称给地主耍的人为“干人”。

親像似很生气，很难过，还好像哭过似的。

晚上，他躺在灶屋的乱草堆上，睡不着。他不时侧耳静听，听他倆是不是在偷他的紅苕吃。是不是在偷爸爸从小河溝里撈的蝦子。当他听到南屋傳來像猪一样的呼呼声时，他才放下心，又悄悄問黃媽媽：

“啥子叫‘干人’，嫫嫫？”

“給財主要錢的。”黃媽媽似乎是气消了一些。

“我們該人家的錢嗎？”

“嗯！”

“我們为啥子要借人家的錢？”

“窮嘛！”

“为啥子窮啊？”

“命不好！是窮命！”

“嫫嫫，命从哪來的，命到底是啥子样？”

“睡吧！命就是命，命啥子样？”黃媽媽又有些上火丁。

过了一会，黃媽媽气又消了一些，說：“快睡吧，火元子，明天一早起來去放羊去。”

他沒有再問下去。

第二天，他醒來后，便悄悄跑到南間看了看。他倆还在盖着大被睡呢！天还不到晌午，他就赶着羊回到了家。把羊拴好，就蹣手蹣脚進了屋子。馬上，一股辣嗖嗖的香味，鑽到他的鼻子里。他偷偷一看，更驚奇了。他們不但沒走，而且又多了一个。楊喜娃子和那个矮胖子，躺在床上，大白天还点着个小油灯，在吸鴉片烟。

“黃二娘^①，拿油來！”他正奇怪地看得出神，楊喜娃子脖子一

① 黃繼光村子的人对黃媽媽的称呼。

轉，喊了一聲。他一驚，向后退了一步，正碰上黃媽媽拿着一個小碗。

“快吃飯去！”黃媽媽推了他一把，就把小碗砰一聲放在床上。

“也拿點‘土’^①來呀！”這是那個拉走父親的矮胖子的聲音，簡直像騷叫。

黃媽媽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紙包，丟在床上，說：

“就這些啦，再沒得啦！”

“沒得去買嘛，有烟館還不現成！”

“干嘛還摔摔打打！”又是那個矮胖子在叫喚。

“就這樣，好的沒有！”母親忽然像有了人幫忙一樣，理直氣壯地說。

“對，應該這樣，他們太欺負嫗嫗了。”繼光又生氣又高興地想。

晚上，他們還沒有走。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他們還是不走。第四天，繼光看到黃媽媽在磨麥子。他高興極了，天不黑他就把羊趕回家。一進灶屋，就看見那木盤上，放着一盆香噴噴的白米飯和一個又大又圓的大饅頭。多饒人啊！可是那木盤上，為啥子放着三雙筷子、三個碗呢？為啥子沒有那個缺口的小碗呢？一定是又給那三個家伙吃。他們整天長拖拖地躺在床上，嘴里含着那根有大“疙瘩”的竹棍子，噴云吐霧地吸大烟。不刨糞、不撿柴，也不放羊。簡直像三個癩狗一樣。可嫗嫗也怪，他們那樣懶，還給他們饅頭吃……

他伸手把大饅頭拿來，揣到怀里，蹣手蹣腳地走出門，撒腿就跑。然後在一簇茂密的矮竹子旁，蹲了下來。當他仔細看了看周

① 鴉片烟。

圍沒有人走動之後，便迅速拿出大饅頭，一下子掰成兩半。他把一半較大一點的又揣在懷里，拿着一塊小的，狼吞虎咽地吃起來。

“火元子！”他剛吃完，便聽到黃媽媽的喊聲。

他迅速用小手抹了一下嘴，又把掉在衣襟上的饅頭渣拍掉，心里啪啪地跳着向家里走去。

“娃兒，你看到我的饅頭了嗎？”黃媽媽着急地低聲問他。

“我拿吃了，還留給你一塊大的！”他聲音低低的，但卻沒有絲毫掩飾，理直氣壯地說。順手又從懷里把那塊大饅頭掏出來，遞給黃媽媽。

“娃兒，這樣要不得的！”黃媽媽有些為難的樣子，說：“那是給‘干人’吃的！”

“他整天懶的躺在床上，不上山，不下地，為啥子該給他吃。爸爸不是說過嗎，只有勤快不懶才有好飯吃！”繼光挺着小胸脯，昂著頭，鼓着小嘴巴。

黃媽媽沒有責備他。孩子說的難道不對嗎？十歲的孩子，就一時也不閑著，難道連個饅頭也吃不得嗎？可是床上躺著兩個狗仗人勢的東西呀！從昨天就因為飯食不好，又摔東西又罵。還揚聲說：再不給好的吃，就要長“工錢”。從一天一吊七長到一吊九……黃媽媽滿眼含著淚花。

“嫗嫗，你怕他們嗎？”繼光瞪著眼睛，看著黃媽媽。黃媽媽能說什麼呢？黃媽媽沒有回答。從鍋里盛出一小盆“糕糕”^①。

“我送給他！”繼光把留下的那大塊饅頭塞在黃媽媽手里，親切地說：“嫗嫗，你太累了，你吃這塊吧！”然後，端起小盆，就向南間走去。

① 用菜做的稀飯。

黃媽媽兩手抱着懷里的饅饅，兩眼直盯着挺胸闊步走去的繼光。懷里的饅饅，像會活動一樣唵嗒唵嗒地跳着。

“為啥子又給這個吃？”從南屋傳來了一個粗暴聲。黃媽媽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又傳來了繼光干脆的聲音。

“將就着吃吧！我們天天做活路還吃‘糕糕’呢！”

“你嫖嫖想躲啊！”

“嫖嫖來了還是‘糕糕’，吃不下就回家吃好的吧！”繼光的聲音是那樣堅定。

黃媽媽的心簡直像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一樣，緊縮着。她剛想走過去，馬上又聽到了繼光那響亮的聲音。

“不吃嗎？不吃我要拿走啦！我們連‘糕糕’也不多啦！”

沉默了一會。

“放那吧！”又是那個矮胖子的聲音。但是已不像剛才那樣強硬了，而是帶着一點無可奈何的口氣，傳到黃媽媽耳朵里。

繼光從南屋走出來，黃媽媽緊緊地抱着他。兩顆淚珠無意中落到他的小臉上。

“嫖嫖，你怎麼哭了，你怕他們嗎？”繼光昂著頭，瞅着黃媽媽的臉。

“嫖嫖沒有哭，嫖嫖不怕他。”黃媽媽一手按下繼光的頭，一手擦去眼淚，強笑着說：“灰迷了嫖嫖的眼睛。”

第七天晚上，繼光帶着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家裡。他走進院子，便把那小撮箕和狗屎夾夾^❶，狠狠地丟在地上。他正想去問媽媽一件事，忽然感到那股帶有一點辣味的香氣，似乎聞不到了。他奇怪地跑到南間，南間床上又放上了他全家四個人合蓋的那床破被

❶ 用竹子做的夾子，撿糞用的。